

绿色的海

◎ 洪德斌

小时候的夏日傍晚,与小伙伴们在村庄外的草地上玩耍,捉蟋蟀、扑蚂蚱,蹦蹦跳跳,追逐嬉闹。玩累了,就躺到草地上,小草柔柔的手托着我们,我们赏晚霞、看流云。偶尔侧身,目光掠过草尖,掠过绿色的田野,望一望我的村庄,忽然惊讶地发现,我的村庄漂浮在绿色的海上。

于是,夏日的乡村是绿色的海,这个美丽的意象就这么根深蒂固,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而现在,每当我走进夏日的乡村,我都坚定地认为,自己走进了绿色的海。

你看,广袤的水田里,一行行、一列列,整齐排列着的,那是浓绿的秧苗,它们喝足了水,正精神抖擞,在忙着拔节、抽穗、灌浆,铆足了劲儿地生长着。连绵的山丘上,一垄垄、一片片,那是绿色的芭谷,高高地矗立着,密密实实的绿叶,撑起一座座青纱帐。秧苗、芭谷在起伏伏的山野间,起起伏伏着,沿着无垠的大地,一直延展到目光的尽头,宛若大海涌起的层层波浪。一阵阵风儿从远处吹过来,秧苗、芭谷随风摇晃,哗哗作响,那正是绿色的海浪在跳跃,在吟唱。

在村庄的周围,一口口荷塘撑起一把把碧绿的荷伞,挨挨挤挤的,占领了白白净净的水的地盘。一处处菜园里,黄瓜、南瓜、瓠子、豆

角恣意生长,或是攀上架子搭起一道道绿色的屏风,或是匍匐前进,一点点撑大绿色疆土。它们零星散布着,虽没有海浪的汹涌之势,却恰如大海溅起的绿色浪花,这里一朵,那里一朵,玲珑小巧。

在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中,散落的一座座村庄恍如一艘艘小船,静静地停泊在海浪中。村庄里载满了树,皆枝叶葳蕤,一丛丛,一簇簇,葱葱郁郁的,将村庄裹在绿色之中。于是,那一艘艘小船也变成绿色的了,只能从绿树浓荫的缝隙里露出点粉墙黛瓦的倩影。

一切都染上了绿色,一切都沉浸在绿色的海洋里。

在这绿色的海洋中行走,你会不由地惊叹绿色的蓬勃生命力。夏日的乡村,绿色似乎长了脚,它日夜不停地向四周扩张,沟边、堤坝、坡坡坎坎,凡是有泥土的地方,它就会蔓延过去。也有些绿色似乎有了非分之想,它们不停地向上生长,企图摆脱大地的束缚,去探测天空的高远。满眼都是绿啊,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处处铺绿叠翠,绿意盎然,气势磅礴。这绿色又是那么地鲜嫩、富有活力,所有的叶儿草儿都绿得发亮,充满了绿色的汁液,只要用手轻轻一掐,绿色就会流溢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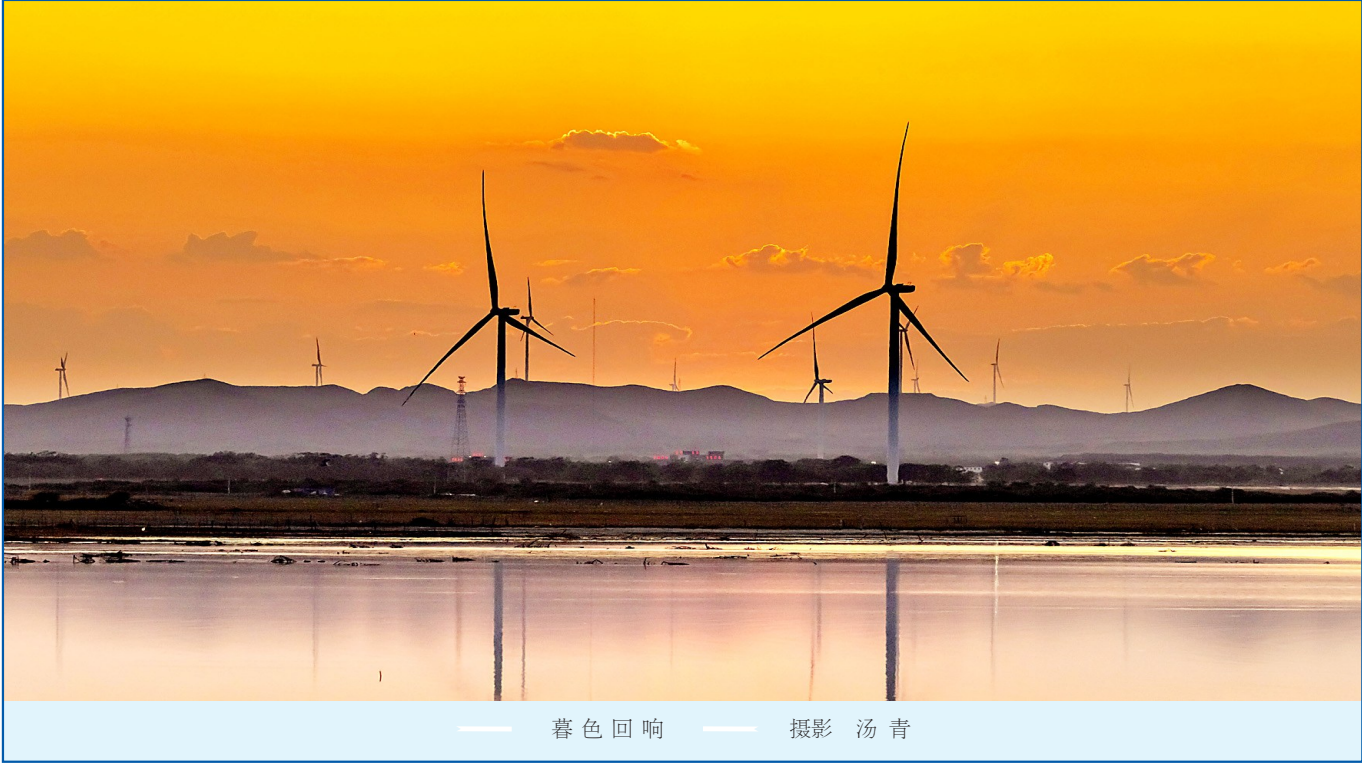
在这绿色的海洋里行走,你会惊诧于色调

的丰富异常。乡村的四季不缺绿色,但春天的绿色与似锦的繁花交织,虽青翠可人,却委屈地成了陪衬;秋天的绿色与枯黄混杂,斑斑驳驳的,透着沧桑与苍凉;冬天的绿色少得可怜,稀疏疏疏的,尽显萧瑟意味。只有夏日,乡村的绿色一统天下,且纷繁复杂,淡绿、青绿、墨绿、浓绿、碧绿、蓝绿、灰绿、黄绿,深浅不一,浓淡有别,各种各样,一时无法说尽。印象派画家能画出这丰富的绿吗?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能表现这丰富的绿吗?或许只有大自然的巧手才能调配出如此丰富的色调。

在这绿色的海洋中行走,你也会惊喜于绿色孕育的希望。所有的绿色都在争抢阳光、吮吸雨露,积攒着营养,它们都在舒枝展叶,努力地孕育着,秧苗吐出了一串串青绿的稻穗、树木挂上了密密麻麻的青皮果子、胖墩墩的南瓜冬瓜正在绿叶下酣睡。试想一下,若是到了秋天,秋风将挥舞如椽巨笔,把这绿色的海描画成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金色的稻浪在田野里翻滚,橙黄的芭谷戴上红色的穗儿,果树上挂满了或红或黄的果子,园子里也是瓜果飘香。

到那时,你在享受丰收的喜悦之余,将不得不感叹这绿色的海所蕴藏的伟大力量。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



暮色回响 摄影 汤青

赴一场光影之约

◎ 戴 馨

近日休假,我踏上了一场摄影之旅,奔赴桂林山水的光影之约。作为一名无人机爱好者,心里一直有个渴望,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邂逅最好的天光,与最美的风景相遇。因此,我毅然决然奔着这个“红瑶晒衣节”摄影创作实战团而去。

我乘坐高铁到了桂林。晚上,12名来自天南地北的团员汇聚一起。她们多是退休女性,看起来活力满满,眼里有光。福建的李老师剪一头利索短发,常穿齐膝短裤,两肩吊着大号雨伞、三角架等物品,可谓全副武装。来自云南的潘老师,摄影作品曾入过国展。领队阮老师瘦削的身材,是长居桂林已20年头的香港人,他告诉我们明早4点出发。我既担心又兴奋。

一夜似梦似醒。目的地是四塘镇的田心村。汽车摇晃着,很快又把我送回梦乡。到达时,天边晨光熹微,没有日出前的红晕,貌似是个阴天。一座古桥,静静架于粼粼波光之上。农人披着蓑衣,牵着一头壮硕的水牛如约而至,后面还跟着挑草的农妇。

正值蓝调时分。远山如黛,田畴似镜,峰丛起伏,薄雾轻漫。老农和农妇移步上桥,水中倒影生动,画面立即活泛起来。此情此景,完美诠释了人文与自然的完美相融。摄友们早已架起三角架,扶稳“长枪短炮”,“噼里啪啦”地拍个不停。

老农牵牛绳、逗牛、甩鞭,那头憨直的老牛,似乎能听懂人话:前进、停止、甩尾、甩耳,

配合到位。快门声此起彼伏,我也操纵起无人机,从空中各个角度,记录下山形的优美、水田的光影、人与牛的神态,又在阮老师的指点下,学习构图、调光,拍摄延时摄影。看着团友们痴迷的神情,我忽然醒悟,好照片的由来,不只是景深、曝光等技术操作,更是环境与心情的水到渠成。

这只是创作的序曲。之后我们赶往龙胜县的龙脊梯田,参加大寨村的红瑶晒衣节。虽盛况空前,但天公不作美,细雨绵绵。游客如织,看一群红瑶女子解开长发,站立河中心洗发。如果天气晴好,晾晒红衣的细节一定很惊艳,但现在只能把绚丽的服装悬挂于木楼之外,间或有盛装女子从窗格子探出头来,嫣然一笑。奔赴远方,把别人真实的生活,也看成了诗。

我的摄友们捕捉下红衣瑶的婚嫁盛况。扮作新娘的女子眉清目秀,戴着黑布头巾、圈状耳坠,身上的红衣绣着精致的花边。她倚在门边,十分娇俏可爱。但我还是偏好山川景致,早出晚归守候了两天,空中始终云层厚积。

转战平安寨梯田时,天色出现了转机。雨后的傍晚,天蓝云白,风清气朗,我们走近层层叠叠的梯田。当无人机升入云端俯瞰,梯田宛如叠叠天梯,挽住流云与天光。时而碧绿,时而湛蓝,云朵在其间缓慢游移。山凹处一幢幢壮式木楼,朴拙、错落,更添韵致。无人机远飞后回望,一条巨龙赫然盘踞于山间,龙首、龙

身、龙爪,活灵活现,龙脊之名,名副其实。

此次拍摄的重头戏还有日升日落。那些日子,我们晨迎朝霞,晚送夕阳,谁也不肯错过与光影的约会。阮老师也抽空为我们传授无人机技巧,启用了一些陌生的功能。

至阳朔,天气就再没有辜负我们。我们酣畅地享受着日升日落的美好,陆续拍下了千里江山图的连绵壮阔、相公山日出时氤氲的江面、二十元人民币背景夕照、会仙玻璃田梦幻般的倒影。有老师指导、团友作伴,我不再畏高,不再担心炸机,彻底放开胆子,甚至学会手上起降、贴山飞行,收获了以往不曾涉及的视角。

在会仙的天空之境,女性团友们换上绚丽的长裙,与云影共舞;我租了一辆单车,在一望无际的稻田中骑行。阮老师贴心地操作无人机跟随拍摄,镜头里的我,身姿轻快,重回青春时光。

一路困乏,但看到历尽辛劳拍摄的美景,却也满心喜悦。朋友说:“你这次玩出了新高度。”我想,一生中往往需要这样一些时候,到大自然、山水中去汲取滋养,丰润渐渐老去的岁月,用镜头记录光阴的片断,以增加生命的厚度。我与团友告别时说:我们江湖再相见!江湖,就是我们一次次热爱并奔赴的山海。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统战部,系市作家协会会员)

卢沟桥的月亮

(外一首)

◎ 李光辉

日本侵略者不知道
人在做
天在看
他们的侵略行为
被卢沟桥上空
的月亮
看得一清二楚

这时的人们
早已睡不着了
便有些忐忑地爬起来
看着燃起的狼烟
看着遍地的焦土
再也无心欣赏
晓月的风景

但人们相信
黎明前的黑暗
是不会持续太久的
而那一轮太阳
正从宝塔山上升起
正在太行山上闪耀

太阳发出的万丈光芒
恰似一把把锃亮的大刀
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随着侵略者的头颅落地
那不可一世的太阳旗
也倒在了罪恶的血污里

胜利的人们回头望去
发现卢沟桥上空
的月亮
又重新变圆了
显得分外美丽
仿佛在大声告诉世界
金瓯已经无缺

卢沟桥的狮子

都说卢沟桥的狮子
神态各异
活灵活现
但从金代到民国
它们却是睡着的
睡了七百多个年头

直到那一夜
突然响起的枪声和炮声
才把它们彻底惊醒
它们睁开惺忪的眼睛
抖落厚重的灰尘
发出了震天的怒吼

经过卢沟桥的日本驻军
听到这吼声
起初还不以为然
随着吼声越来越大
他们便在内心里
感到了一丝害怕

关注卢沟桥的中国军民
听到这吼声
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他们不再怯懦
也不再退让
勇敢地奔向了抗日的战场

后来啊
这些卢沟桥的狮子
就变成了淞沪会战中的八百壮士
就变成了狼牙山上的五壮士
最后变成了
横渡长江的百万雄师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涪陵区社科联,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